宁波晚报
责编/李菁 审读/胡红亚 美编/周斌 照排/余佳维

秋风刨

□米丽宏

秋风地头，刨点东西回来，那种收获的愉悦感是一窝一窝能摸得着的。

可刨的东西很多：花生，红薯，土豆，洋姜，蔓菁，胡萝卜，麻山药……红的白的绿的黄的，长的圆的疙里疙瘩的滴里嘟噜的……秋天的地下，藏着那么多惊喜和秘密，实在不亚于一个大规模的地下作物博物馆。

刨，这个动作，充满了悬念，有解谜一样的期待。地头田边，你永远不知道一块地会呈现怎样的奇迹。想揭开谜底，就要抡动镢头。一下一下、“窟嗵、窟嗵”的闷响里，力气由镢尖儿传送给土地。土地震动，慢慢松开嘴巴，掩藏在肥厚舌头下的秘密，咕噜噜滚出来。哦！一堆一堆，一窝一窝，那是多么眼见为实的收获呀。

这比收那些枝上悬的、藤上挂的、地上匍匐铺陈的，更让人充满惊惊乍乍的意外之喜。

刨花生，比较轻松。一把短镢，甚至碰上沙土地，镢头也不用了，直接用手薅就行。握住一棵花生根部，轻轻一拔，土地哗然裂缝儿，一嘟噜花生破土而出。它们扶老携幼像被老孙召唤下的土地爷，一个咯嘣都不打，乖乖地浮出地面。这样崭新的花生，拿在手里，上面绿的茎和叶，下面白的根和果，仨仁儿，俩仁儿，还有自大为王一个仁儿的，有像葫芦，有像蚕茧，有像串珠；有的头对头，有的背对背，挤挤挨挨，交头接耳，惊喜得比你见了它们还惊喜。

刨红薯呢，那情景，有一种视觉冲击力，主要是红薯色彩太艳。尤其刨到一半，身后，哩哩啦啦散落着一大溜红薯，红艳艳如火如霞，特别吸睛。好像，那刨红薯的人在播火种花呢。那时候，黑绿的茎叶幔帐全被拉开，一垛墨绿堆在地头；虫儿们慌乱蹦跳，四散投亲奔友。只剩下干干净净的土地，一溜溜隆起的土垄。红薯，基本都躲在垄背里面修行。有的红薯，按捺不住寂寞和长势，兀自把垄背撑得裂了缝儿，探头探脑自己露出，像浮游的大鱼露出了背。

面对一地殷实，刨，真是需要技巧的。那年，我刨红薯，一镢头一个，照得那个准，把几窝红薯糟践的——这个脑浆迸裂，那个拦腰截断，惨呀。不用说红薯，我都心疼得龇牙咧嘴的。我爹说，你要看准红薯的主根，拉开点儿距离，哪能照着人家脑门儿下去？

我看他抡起镢头，从旁侧吃进土里，“嗵”，一小块土地，被震松；再去主根周围，前后左右，轻拢慢拨细描画。那镢尖儿，真的是优雅的羊毫、轻柔的琴拨子。一下两下三四下，在温柔的抚弄和召唤里，大小红薯，带着温润的泥土味儿，散着新鲜的作物气息，拖家带口叽里咕噜从土里现了身。

好刨手，不会刨伤一个红薯。看一地红薯，全须全尾，眉开眼笑，真让人感佩力度和分寸的掌握。我觉得，一个能从地上茎叶的长势看到地下收获的多寡，且能刨、会刨、善刨的人，他对付生活的能力，也差不到哪里去。

而每一种地下作物，都是互助合作的典范，就好像那种一个主内、一个主外的小家庭，内外搭配得和谐有致。你在地上，负责阳光雨露，貌美如花；我在地下，负责吸收沉潜，发根养家。而镢头，真像一个传记作家，通过“刨”这个动作，一方面展露了地下作物的前世今生，一方面呈现了大地的气度和奇迹。

至于刨土豆，总有与自己相遇的惊愕和错觉。拉开秧子，镢头起处：哇，那圆滚滚的土豆，不就是自己吗？有初闯人世的灰头土脸，有深藏暗处的用功发奋，也有被泥巴裹身的俗世尴尬；有默默的吸收、狠狠的积攒，也有牢牢把握成长主线的不舍初心。翠绿毛羽，成了过往，它们曾为眼下的自己传达养料和水分，也曾招摇着掀动一阵小风晃晕自己，而最后，能与光阴鏖战到底的，还是最朴实、最沉默的地下部分。

秋风里挥动镢头，去田野里刨宝吧：大蝌蚪一样的洋姜，拐杖一样的麻山药，橘黄明媚的胡萝卜，翠青梅红的“心里美”……

秋风里一刨，生活多了许多口福和趣味。

秋天的农忙假

□王梁

我念小学、初中的时候，学校里是放农忙假的。时间隔得太久，记不太清是春假还是秋假，或是两次都放了，但假是肯定有的。

儿时的农村不像现在这般闲适，家家户户都忙着张罗自家的一亩三分地，田里、山上，角角落落都种满各种农作物，而且一年四季分好几茬，一茬接着一茬，努力从土地里面“淘出金子”来，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，好上马一些起屋造场、嫁女娶媳之类的大工程。所以，农民是百分百地道的农民，一天从早忙到晚，一年从春忙到冬，十分的辛苦忙碌。

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农民的孩子也早早学会了干活，给父母亲搭把手、助把力，烧饭、拔草、放羊、推车……在最紧赶的“双抢”时节，更是一家人齐上阵，箪饭、割稻、打稻、拔秧、种田，基本所有的农事环节中都能见到少年儿童的身影。我就是在十一二岁左右几乎上手了全部活计。

一年之中，“双抢”是忙的巅峰，还好正值孩子们放暑假，总能帮上些忙。春种和秋收则是另外两个高峰，于是，或许是为了解决大人们忙不过来的实际问题，也可能是为了对孩子们进行劳动教育，就设置了农忙假这一现在小孩子无法想象的假期。我记得，一般都会放整整一个星期，而且基本不布置学科作业。

上半年的假期在我印象中比较模糊，大致就在五六月份，采茶或是割麦那一阵子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秋天的农忙假，天气干燥、晴朗并且凉爽，云淡天高，舒适宜人。农活不像春种和“双抢”时那么赶，可以放缓节奏来。有时，父母亲甚至就不让我们出力了，他们尽可能慢慢地一丘田、一块山地收拾，让我们有时间多看书，多写作业，而我们常常是坐不住的，非得跟了父母上山下田。秋天的田野，水稻收割完毕后，遗留了不少颗粒饱满的稻穗，东捡西拾，有时收获还不小，一小篮一小篮拎回家，可直接喂鸡，也可摘粒后混进谷堆里。

秋天真是个丰收的季节，不止人工种植的作物硕果累累，大自然中的各种植物也献上了经历春夏酝酿生成的果实，等待人类或是动物的赏识。那些天柿子尚未熟透，栗子正当时，不过要吃到硬脆香甜的米黄色板栗肉，常常会被其外壳上浓密尖锐的细针刺痛，甚至刺出血来，当然和美味的栗子相比，这点苦痛算不了什么。另一个我最喜欢的山果是做“乌米饭”的材料，在起伏绵延的柴山上很容易找到。黑红或黑紫的圆形果实，比黄豆略小，甜津津或略酸，有点类似现在的蓝莓味，然其保留了天然的一面，有着蓝莓难以企及的纯净口感。

有一种果实，我一直想不起来叫什么，也许是山茶子还是桐油子，总之是形如核桃的一种山果。不能吃，但据说可榨油，所以有一年的秋假，老师让我们去山上寻这种野果，可以卖给乡里的加工点或是沿门收购的小贩，挣来几张钞票，算是一种勤工俭学吧。这果子很紧实，分量沉，但也卖不了什么好价钱。

在农忙假里，我们还为敬爱的老师打过工呢。那是在初二，放假头天，之前就被数学老师相中的几个壮实的男生一早骑着自行车，奔赴他老家地里帮着收割晚稻。那天阳光和煦，稻穗金黄，我们几个同学铆足了劲割稻打稻，“刷刷刷”，推进速度极快。慈祥的老师在一旁不停称赞我们干活有样子、像个小大人，小伙伴们更添了几分动力，你追我赶，热火朝天。

老师当然不会发工资给我们，但师母做的中餐却是极丰盛的。现在还深深印在脑海里的，是她傍晚时送到田头的大馒头（我们老家称包子为“馒头”），薄皮里裹着扎实鲜美的肉馅，实在太好吃了。大馒头落进胃里，立马又生出了无穷的力气。

现如今，学校又开始强调劳动教育，想出一个个点子，还研究一项项课题来加以推动。而我们年少时那种融于日常、融于天地、自然而然的劳动教育，则成了一代人深藏的记忆。

总第6880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